大易擇言

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十

上元程廷祚撰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正義 徂徠石氏曰凡隨之義可隨則隨若唯隨之務不以正道安得亨乎

伊川程子曰為卦兌上震下兌為說震為動動而說

隨之義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于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

折中曰彖以二體言之震剛下兌柔以卦畫言之剛爻下于柔爻六十四卦中惟此一卦此卦名為隨之第一義也其辭曰元亨又曰利貞无咎者明所隨必得其正所以終元亨之義也然則卦義所主在以已隨

人至于物來隨已則其效也若以為物所隨為卦名之本義則非矣

辨正 紫陽朱子曰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後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正義衡水孔氏曰剛謂震也柔謂兌也震處兌下是剛来下柔震動而兌說既能下人動則喜説所以物皆隨從也大亨貞正无有咎害而天下隨之以正道相隨故隨之者廣若不以大亨貞无咎而以邪僻相隨則天下不從也

安定胡氏曰震以動其性剛兌以説其性柔今震在兌下是剛来而下于柔也猶聖賢君子以至剛之德至尊之位至貴之勢接于臣而下于民故賞罰

號令一出于上則民皆說而隨于下也

童溪王氏曰陽剛非在下之物也令也得隨之義来下于陰柔則是能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者也物安得不隨之乎動而說此有所動而彼无不說之謂也彼无不說則亦无不隨矣

喬氏還一曰剛下柔而陽隨陰以我隨物則物自隨我而動罔不說此大亨之正道也人同此心天下有不隨之者哉

辨正 吳縣陸氏曰隨時王肅作隨之隨時之義王肅本作

隨之時義

嵩山晁氏曰案王肅得之

紫陽朱子曰當從王肅本

存異 會稽虞氏曰否乾上来之坤初故剛来而下柔

伊川程子曰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

初往居乾之上陽来下于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

隨為隨之義

紫陽朱子曰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来居初又自噬嗑九来居五而自未濟来者兼此二變謂內卦則坎之中爻来居于初外卦則離之上爻来居于五也皆剛来隨柔之義

愚案童溪王氏有言易家以隨自否来蠱自泰来其義非也乾坤重而為泰否故隨蠱无自泰否而來之理世儒惑于卦變殊不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內外上下往来之義已備乎其中自八卦既重之後又烏有所謂內外上下往来之義乎其論甚

善古易家欲求上下往来之說不得已而出于卦變本旡義理後来莫不承用伊川最不惑于羣說亦為此言至此處本義之論卦變尤覺支離不可以其出于朱子而遂信之也至上下往来之語自有其故前于訟卦已略言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正義 翟氏子玄曰晦者冥也雷者陽氣春夏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故君子象之日出視事其將晦冥退

入宴寢而休息也
紫陽朱子曰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又曰既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蓋其
卦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雷隨時伏藏故君
子亦嚮晦入宴息

存異

伊川程子曰雷震于澤中澤隨震而動為隨之象君
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
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

强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于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

愚案澤中有雷本取不動之義故以嚮晦宴息明之蓋隨時之宜動者易見若雷藏澤中則動者亦靜而隨時之義尤為可見也程傳說不可從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正義 衡水孔氏曰人心所主謂之官渝變也初九无應无所偏係可隨則隨是所執之志能渝變也唯正是

從故貞吉也所隨不以私見善則往隨之以此出門交獲其功

臨淄房氏曰出門有功先擇後交

紫陽朱子曰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愚案初九震體而處隨之時動而善變者也故曰官有渝陽剛為隨之主能變動不居以從乎正則隨道之本也故曰貞吉門者人所當由之路出門交者即從正之謂故象傳既言從正而又曰不失言不失其正乃所以為從正也舊說以出門交但為不牽于私義似未晰

通論

伊川程子曰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

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

中溪張氏曰官主也渝變也當隨之初剛来下柔為

震之主震動也官有渝是主守有變動之象隨時而動有所變易不能保其无偏也故必變而從正則吉出門而交即同人于門之意得隨之正而不牽于私則有功而无失矣

石澗俞氏曰隨之六爻專取相比相隨不取其應初九震體震以剛爻為主宫也官雖貴乎有守然處隨之時不可守常而不知變也變者何趨時從權不以主自居也故曰官有渝初九乃成卦之主爻

主不可以隨人故不言隨而言交係者隨而攣戀不舍之義六二六三上六其性皆陰柔而攣戀相隨不舍故皆言係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正則无失而有功

石澗俞氏曰卦以陽爻為主為主者故不當隨人而陽亦不當隨陰然以正從正則隨道之當然也

愚案初言有渝自屬以動處隨之故若謂剛在上為正令来而下柔為變則傳何以不言從變吉而反言從正吉也且剛上柔下定分固然而剛之大用則无過于下柔者此天下之至理而豈可謂之變乎蓋剛有正有不正變而從正剛之所以自謙不必遽言下柔而下柔之義在其中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辨正 愚案隨以自後從前為義六二前隨六三故曰係小

子後失初九故曰失丈夫此不知取舍而舍大就小之象動而不得其正也六三前隨九四故曰係丈夫後失六二故曰失小子此審于取舍而舍小就大之象動之得其正者也王氏以初為小子蓋不明以後從前之義且陽大陰小儒者之所共知何至以小子目初九殊所未解

存疑

山陽王氏曰居隨之時體分柔弱而以乘夫剛動豈能秉志違于所近隨此失彼弗能兼與五處已上

初處巳下故曰係小子失丈夫也

伊川程子曰二應五而比初隨先于近柔不能固守故爲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于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

紫陽朱子曰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逺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通論 伊川程子曰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于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于上苟取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為也故云利居貞自處于正則所謂有求而必

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隨也

存疑 會稽虞氏曰陰隨陽三之上无應上係于四失初小子故係丈夫失小子

伊川程子曰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于四故係于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于所近者上係于四故下失于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

紫陽朱子曰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

而失于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通論

伊川程子曰既隨于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而從上舍卑而從高也于隨為善矣

愚案下指二言王氏云下謂初下固多謂初者然乾傳之下不在田亦指二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辨正 愚案四非當位之剛又自動而之說隨有獲貞凶者言一有計功謀利之心則必害于道義也故因而勉之曰誠能專一其心而以道義為隨明哲為用則不至于失其正而有咎矣舊說謂獲為獲三而以震主之大臣明之雖若有理未敢信其必然也

存疑 山陽王氏曰處說之初下據二陰三求係巳不距則獲故曰隨有獲也居于臣地履非其位以擅其民

失于臣道故曰貞凶雖違常義心存公誠著信在

道以明其功何咎之有

伊川程子曰九四以剛陽之才處臣位之極有獲謂

得天下之心隨于已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于

上衆心皆隨于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

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于中動為合于道以明

哲處之則又何咎

紫陽朱子曰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

隨而有獲然勢陵于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通論 梅巖袁氏曰其義凶者有凶之理而未必凶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

愚案傳之意蓋謂以有獲為隨則不足與于正誼明道之事而所為不得其正其義凶者言違理則凶

易之所謂吉凶非常人之所謂吉凶也不可不知

存疑 伊川程子曰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正義 伊川程子曰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于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于庶人隨道之吉唯隨善而已

誠齋楊氏曰九五以陽剛居兌之中正為一卦說隨

之主此聖君至誠樂從天下之善者也吉孰大焉

孚誠也嘉善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通論

折中曰案當隨之時居尊位而有正中之德則所孚者皆善矣初五皆言吉而五尤吉以其中正故爾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正義 紫陽朱子曰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

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爲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

又曰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于鬼神乎之意

東萊呂氏曰拘係而不可解隨之極者也如有客詩言授之縶以縶其馬白駒詩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正合此爻

辨正 平菴項氏曰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四爻句法皆同古文亨即享字令獨益作享讀者俗師不識古字獨于享帝不敢作亨帝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隨之固如拘係維持隨道之窮極也

愚案上六人進而隨乎神此所謂上窮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正義 扶風馬氏曰十日之中唯稱甲者甲為十日之首蠱為造事之端故舉初而明事始也

伊川程子曰蠱事也蠱乃有事也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甲數之首事之始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

之道先甲謂先于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于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獘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誡慮淺而事近故勞于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獘已生矣

辨正

愚案序卦傳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又曰蠱者事也可

見蠱以訓事為正事而曰蠱者以天下有事則有
壞塵方掃而旋積垢已拭而即停治蠱而謂之蠱
猶已亂而謂之亂也然則蠱不可直以壞訓矣程
傳承王輔嗣之說以蠱訓事予理為長○先甲後
甲之說宜從程傳若羣論紛紛殊覺穿鑿解經似
當以理為斷

存疑 衡水孔氏曰鄭義以為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
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後甲三日取丁寧之義

故用丁也王注與此小異

紫陽朱子曰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後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壞聖人之戒深也

雲峰胡氏曰先天甲在東之離由甲逆數離震坤三位得艮先甲三日也自甲順數離兌乾三位得巽

後甲三日也然則上艮止下巽巽所以為蠱于艮
得先甲三日之辛于巽得後甲三日之丁又所以
治蠱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
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
也
辨正 愚案蠱為有事之卦而成于巽艮二體言治事者當
用巽之柔以得乎事之理用艮之剛以要乎事之

成則事无不濟矣此蠱之所以元亨而天下治也

詳觀彖傳文義其理自明王氏但言不競爭程傳

但言止于巽順義皆未確朱子力主剛上柔下巽

而止為致蠱之由蓋徒有見于卦名為蠱壞之蠱

而不察彖傳之文義且不知剛上柔下易中未有

言其不美者巽入艮止亦未有言其不美者遷就

經義以合己説非所敢附和也

通論

山陽王氏曰既巽又止不競爭也有事而无競爭之

患故可以有為也

伊川程子曰艮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止于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則元亨而天下治矣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

夫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来先甲後甲而為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

餘論
誠齋楊氏曰蠱壞矣而曰元亨而天下治何也蓋亂為治根蠱為飭源雖然亂不自治蠱不自飭不植不立不振不起故利于濟大難往有事也

石澗俞氏曰往有事者當蠱壞之時宜涉艱險而往有攸濟不可處之于无事之域也文子云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户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大抵器欲常用久不用則蠹生體欲常動久不動則病生故勉之使往不宜坐視其弊而弗救也

存疑童溪王氏曰剛上艮也柔下巽也在上者有止息而无動作在下者有巽順而无違忤則禍亂之萌乃在于巳安巳治之中遂至于敗壞而不可為矣此剛上而柔下巽而止所以成蠱也

紫陽朱子曰大抵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做無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于蠱壞了○又曰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

便止了更无所施為如何治蠱〇又曰剛上柔下
巽而止此是言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

存異

伊川程子曰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
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

紫陽朱子曰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
二下自井来者五上上下自既濟来者兼之亦剛
上而柔下皆所以為蠱也

愚案剛上柔下本以卦言非以爻言也故言卦變者

失之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正義隆山李氏曰山下有風則風落山之謂山木摧落蠱敗之象飭蠱者必須有以振起之振民者猶巽風之鼓為號令也育德者猶艮山之養成材力也易中育德多取于山故蒙亦曰果行育德

釋褐楊氏曰振萬物者莫如風育萬物者莫如山

蒙齋李氏曰山下有風振物之象也蠱之時民德敗

矣敗而育之必振動之使離其故習可也猶風之
撓物適所以養之也
蛟門沈氏曰風遇山而回物皆擾亂是為有事之象
君子以振起民心而育其德作新民也
折中曰諸家以振民育德俱為治人之事與傳義不同
考其文義似為得之蓋治己不應後于治人也
通論
伊川程子曰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
為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于民養育

其德也在巳則養德于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于此二者

紫陽朱子曰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于二者乃治巳治人之道也

石澗俞氏曰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上渙之風在水上並无所阻故皆言行蠱之風則止于山下為山所阻而不能條達故不言行而言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正義山陽王氏曰處事之首始見任者也以柔巽之質幹父之事能承先軌堪其任者也故曰有子也任為事首能堪其事考乃无咎也故曰有子考无咎也當事之首是以危也能堪其事故終吉

伊川程子曰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言則

其義甚小故專言為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為子幹蠱之大法也

紫陽朱子曰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通論　東坡蘇氏曰器久不用而蠱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无為而弊生之謂之蠱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

或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云考何也朱子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餘論

平菴項氏曰幹父之蠱迹若不順意則承之也迹隨時而遷久則有敝何可承也孝子之于父不失其忠愛之意而已

慈湖楊氏曰不得已而幹父之蠱其意未嘗不順承者也其意則承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蠱不除乃所以彰父之惡非孝也

楊氏文源曰前人以失而致蠱未必无悔過之心幹父之蠱乃承考之意而置之无過之地也此聖人

以子之賢善歸之于父為訓之義大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辨正 愚案蠱之諸爻皆以父言之以天下之事无非前人之所遺則皆有父之義焉九二獨言幹母者以巽體而居内卦之中有門内之象門内之事統于母則以母為前人矣此爻蓋專言門内之治也夫門内之治恩掩義宜巽順而不宜剛直此不可貞之說歟舊說以母指六五而謂為真治母之事者不

能无誤且九二之幹母爲指六五豈六五之幹父

又當指九二乎所謂不成文理矣

存疑伊川程子曰九二陽剛爲六五所應故取子幹母蠱爲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爲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于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于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巳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

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巳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

正事治而巳故曰不可貞

紫陽朱子曰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

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

當巽以入之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為不順故无大過

紫陽朱子曰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

通論 汴水趙氏曰重剛之才則小悔固所宜也然蠱由以亨何大咎之有

雲峰胡氏曰與其為六四之過于柔而吝不若九三

之過于剛而悔故曰小有悔若不足其過于剛纔

之曰无大咎猶幸其能剛也

愚案趙氏胡氏二說雖亦有理然終以傳義為正方

切于巽體之九三者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

咎也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虛齋蔡氏曰不曰无大咎而只曰无咎蓋不但无大

咎也有進而勉之之意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正義會稽虞氏曰裕不能爭也孔子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

紫陽朱子曰以陰居陰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肖靜劉氏曰强以立事為幹怠而委事為裕六四體

艮之止而爻位俱柔夫貞固足以幹事令止者怠柔者懦怠且懦皆增益其蠱者也持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蠱耶

通論
紫陽朱子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寬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

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

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

愚案六四止而不得其正此守先業而不能有為之

象夫事而謂之蠱者以其不修則壞也裕蠱則不

能修矣過此必壞故曰往見吝程傳之說似不可

從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以四之才守常居寛裕之時則可矣欲

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通論 頴川荀氏曰體和應中承陽有實用斯幹事榮譽之道也

汴水趙氏曰六五德位適剛柔之中用以幹蠱宜有休譽用譽則蠱之亨可知

梅邊熊氏曰諸爻稱幹蠱者皆幹前人已壞之事六五至于用譽則不特幹其事之已壞所謂立身揚

名使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矣

鄭氏孩如曰子有幹蠱之名則過歸于親幹蠱而親不失于令名是用譽以幹之也幹蠱之最善者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而下應于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

紫陽朱子曰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

可致聞譽故其象占如此

愚案傳義以六五之用譽為九二承之以德于二五相應之例則合而理殊難曉蓋承之為言未有隔爻位而相取者且以此為指九二則初之承考豈又為一例乎　折中辨之宜矣○荀氏言承陽其意猶與傳義有别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六五得尊位行大中能以令名掩前人

之蠱者也故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言不以才幹

而以德幹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正義伊川程子曰上九居蠱之終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

也以剛明之才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

于時而高潔自守不累于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

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狥時既不得施設

于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紫陽朱子曰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戒謂不能如此則凶也

張氏彥陵曰陽剛非遺世不事事之人居蠱之終則无事之時也在蠱之外則不當事之人也故曰不事王侯然當事者以幹蠱為事不當事者以高尚為事故不曰无事而曰高尚其事

存異

雲峰胡氏曰初至五皆以蠱言不言君臣而言父子臣于君事猶子于父事也上九獨以不事王侯言者蓋君臣以義合也子于父母有不可自諉于事之外若王侯之事君子有不事者矣

愚案爻之言父以天下之事為前人之所遺也幹蠱兼包君臣經无以父指君之意自舊說定以五位為君此義不明久矣胡氏說甚支離既謂下五爻臣于君事猶子于父事則上九為潔其身而亂大倫者矣又謂君臣當以義合豈下五爻之父事其君者即不以義合而亦可乎至建安邱氏謂六爻取家事為象上為父故本爻不稱父而他爻言父五為母故本爻不言母而他爻言母在下四爻則

皆子也又曰下五爻以幹父言則父之位存上爻以王侯言則君之位存其言皆為巧而病理蓋不事王侯者言王侯之事乃為幹蠱之事非以父指王侯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于世務不臣事于王侯蓋進退以道用舍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為法則也

大易擇言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十一

上元程廷祚撰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正義 衡水孔氏曰剛既浸長說而且順又以剛居中有應于外大得亨通而利正也故曰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者以盛不可終保也

伊川程子曰二陽方長于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于盛也

紫陽朱子曰臨進而凌逼于物也二陽浸長以逼于陰故為臨又其為卦下兊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

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于正然至于八月
當有凶也

語類問臨不特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逼近者皆謂
之臨否朱子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凡相
逼近者皆為臨也

秋山王氏曰二陽上進前順而无阻故曰元亨

雲峰胡氏曰諸家臨字訓近訓大只見上臨下不見
剛臨柔之意本義依如臨深淵之臨謂進而迫于

淵此所謂臨者剛進而迫于柔也蓋復者陰之極而陽初來也臨者二陽皆来而迫于陰也故復亨而臨大亨

愚案卦成于二體有取義于上下者有取義于内外者若此卦之名為臨以二陽臨四陰此取内外之義猶泰否之乾坤也解者不明此義但為以上臨下之說故多不合至二陽爻謂之臨而四陰爻亦謂之臨者四陰蒙二陽為名猶履卦柔履剛而外

卦三剛爻亦莫不曰履卦類此者多也以為剛柔

互相臨亦誤

通論 橫渠張子曰臨言有凶者大抵易之于爻變陽至二便為之戒未過中已戒猶履霜堅冰之義及泰之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過中之戒也

雙湖胡氏曰自乾以下元亨利貞占辭凡七卦乾坤屯隨臨无妄革此臨卦元亨利貞二陽浸長之占也然一陽復惟曰亨三陽泰惟曰吉亨四陽壯惟

曰利貞五陽夬元亨利貞皆不言何獨臨與乾似也豈非元則一陽初動自二陽以往皆陽德亨通皆利在貞正乎七卦除坤外皆一陽居下可見矣後儒不作占辭惟以四德論以為乾坤後數卦與諸卦優劣不同故得具四德誤矣若作占辭方知文王偶于數卦及之他卦未嘗不可用此占也

存疑 會稽虞氏曰陽息至二與遯旁通臨消于遯六月卦也于周為八月

山陽王氏曰八月陽衰而陰長此說不計爻畫但以天時之八月言之故孔氏云陽長之卦每卦皆應八月有凶正此意

衡水孔氏曰臨為建丑之月從建丑至于八月建申之時三陰既盛三陽方退故八月有凶也此以否卦對言

伊川程子曰八月有凶謂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紫陽朱子曰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

于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

愚案于臨觀二卦反對臨為剛浸長之卦以四剛之一消一長計之凡得八爻正合八月之數而臨為觀矣八月有凶其義甚明隆山李氏亦謂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豈可外引遯卦謂周八月

其說頗長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浸漸也二陽長于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

紫陽朱子曰言雖天運之自然然君子當知所戒

通論

折中曰彖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皆釋卦名也蓋卦剛浸而長則陽道方亨有說順之德則人心和附

剛中得應則上下交而志同此其所以德澤及于天下而足以有臨也此亦如泰之取義兼交泰與消長兩意見正道之盛大故夫子釋之曰臨者大也若但以臨為陵逼小人之義則于卦爻之辭多有所難通者

餘論

建安邱氏曰浸有向盛之意夫復姤一陰一陽其氣甚微泰否三陰三陽勢已均等皆不可言浸惟臨遯乃陰陽方盛之時故以浸言之

陸氏庸成曰日陽象月陰象八少陰之數七少陽之數故言陰来之期曰八月言陽来之期曰七日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正義劉氏長民曰岸高于澤俯臨之也

伊川程子曰澤之上有地澤崖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于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

保民之心无疆廣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

故為无疆之義

紫陽朱子曰地臨于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

教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彖言以剛臨柔自下而長以臨上之四

陰也象言以高臨深自上之坤以臨下之兌也

愚案澤上有地取自上臨下以明臨字之義又大象

例皆順取故其言如此然與此卦命體之故未嘗

互異也○又案序卦傳臨者大也詳玩彖爻无取
大字之義不必附會

餘論

山陽王氏曰相臨之道莫若悅順不恃威制得物之
誠故物无違也是以君子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雲峰胡氏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
深不徒曰保民而曰容保民其度量如坤土之大

虛齋蔡氏曰教思謂其一段教育成就人底意思也
教人以善謂之忠味忠之一字方見此之所謂教

思者

又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徳之此可見君子教思之无窮民吾同胞以至鰥寡孤獨皆吾弟兄之顛連无告者也必使皆樂其樂而利其利可見君子之容保民无疆也

初九咸臨貞吉

正義 會稽虞氏曰咸感也

山陽王氏曰咸感也應也

伊川程子曰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于陰

童溪王氏曰咸感也陰陽之氣相感而相應故也初九當君子道長之初所居者正位所行者正道而所與相感而相應者又皆履正之人故曰貞吉

隆山李氏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其卦為咸而澤上有地初二爻亦謂之咸者陰陽之氣相感也

辨正

愚案咸與咸卦之咸同義以內卦說體而卦為臨初與二方長之陽其氣足以感動羣陰故皆謂之咸

臨先儒皆以感訓咸本義始訓為徧无論易中初无是訓且與說體取義不協矣當以舊解為正

通論

伊川程子曰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卦惟二陽徧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

存異

建安邱氏曰咸皆也以二陽而臨四陰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臨

愚案邱氏附會本義而愈失之與説體取義之意一无所當然其説足以惑人不可不辭而闢之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所謂貞吉初九之志在于行正也

建安邱氏曰當臨之始初能固守其正則陽剛浸長羣陰退聽而得吉也以其未當臨陰之任故曰志行正而已

愚案初九居臨之始當説之初聖人慮其少得而自

足則浸長之剛不可望矣故爻辭係之以貞而傳曰志行正也皆勉之之辭邱氏以志行正為未當臨陰之任故云失之矣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正義 紫陽朱子曰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通論 雲峰胡氏曰初剛得正未見其勢之進故曰貞吉二剛得中勢可以上進故不特曰吉又曰无不利至

六三則曰无攸利扶陽抑陰之意可見矣

虛齋蔡氏曰初九以剛得正而吉九二以剛中而吉

剛中則貞无待于言也剛中最易之所善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辨正 嵩山晁氏曰胡先生云未字羨文

紫陽朱子曰未詳

愚案命以已然之定分言臨為浸長之剛而二適當

之剛已至此方日引月長以造于盛陽之境而豈

聽其止于是而已乎未順命者所以深明浸長之意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正義山陽王氏曰甘者佞邪說媚不正之名也履非其位居剛長之世而以邪說臨物宜其无攸利也

伊川程子曰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

紫陽朱子曰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説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為教深矣

愚案臨之為卦以剛爻得名而柔爻即因臨以起義以明臨物之道而已有謂象取剛臨柔爻取上臨下者非是六三之甘臨説不以正近于違道干譽之事夫違道干譽頌聲雖作而无及人之實效无攸利也憂之謂憂其無實效也能如是則可以无

咎矣先儒但以甘說臨人為說而未暢厥旨爻義
終以不明或以樂于勢位者當之義雖可通然覺
少遠宜從舊說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通論
折中曰三之爻位不當而四之爻位當故其德有善否
然三之所處位高勢盛不可甘也而甘之此其所以
為不當也四之所處與下相親最切至也而能至焉

此其所以為當也是為借爻位之當不當以明所處位之當不當易之例也

六四至臨无咎

存疑伊川程子曰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于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于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于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

童溪王氏曰四以上臨下其與下體最相親故曰至

臨以言上下二體莫親于此也

愚案至者懇到之意甘偽而至則誠義正相對故三位不當而四位當臨者以上視下之名經亦泛言其理耳若必謂四之所臨者初則卦之初九而六四者多矣豈皆可以謂之至臨而位當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正義伊川程子曰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于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愚案坤之六三象曰知光大也而此爻又曰知臨聖人專以坤言知者蓋知為收藏之德而坤主收藏

之地故坤之文辭曰含章說卦傳曰坤以藏之此文所謂知臨者言五有明覺之用而藏于內則在下者不病其難近而將各效其能以至于前為合于臨天下之大道也解者泛引舜之大知而不求坤之所以言知者猶未為得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正義 沈氏守約曰能以其知行中者也

愚案中為天德行中則所用皆天德而非復察察之

謂矣

餘論 平菴項氏曰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能用中也擇乎中庸而不能守則謂之不知孔子以行中解大君之宜而知字之義亦因以明矣

上六敦臨吉无咎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于臨也

楊氏文源曰處臨于終有厚道焉教思无窮容保无

疆者也如是則德厚而物无不載道久而化无不成

通論 紫陽朱子曰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于五爻謂之敦復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正義 張氏彥陵曰志在内即萬物一體之意所以能敦若將天下國家置在度外雖有些小德澤終是淺薄

愚案志在内張氏說正得敦字之旨非謂應初二之陽剛也先儒說卦之例以上與三為相應至此卦以初二兩爻為重且四與三同為陰爻勢不能不以内指内卦而幸其說理之无弊也然應之為說其不足信亦可見于此矣

存疑伊川程子曰志在内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而敦篤其吉可知也

紫陽朱子曰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

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内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内與二陽應也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正義伊川程子曰凡觀視于物則為觀平聲為觀于下則為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于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觀修德行政為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

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
則惟取觀見隨時為義也
紫陽朱子曰觀者言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
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内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
天下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
也顒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
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或曰有
孚顒若謂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

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又曰自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此說亦失之泥

又曰祭祀无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无復有初意矣

石門梁氏曰盥而不薦設辭以見其潔清之至而不輕自用耳猶中庸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聖人未嘗不言不動也而其敬其信則尤在于未言動之時故聖人之御天下也其政教之施民固無不化矣而其政教未施之時所以化民者尤有不言之妙焉盖其篤恭之極如臨大祭而孚誠之念存于中顒然之容見于外故下民之望之也其信從化服自有不知其然矣

次崖林氏曰盥將以薦豈有不薦之理曰盥而不薦特以明敬常在之意耳盥而不薦就祭祀上說則有孚顒若亦是就祭祀上說爲觀之意則在言表

辨正 或問伊川以爲灌鬯之初誠意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爲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朱子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

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

然

問有孚顒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長曰從後說則合得彖傳下觀而化之義問前說似好曰當以彖辭為定案本義是以前說為長今

又謂後說合得彖傳未免自相矛盾實則彖傳之下觀而化乃發明于彖辭之外也

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于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于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

愚案觀本陽消之卦以九猶居五故取義于觀瞻而不言陰盛然陽而僅足以觀此猶東周之稱共主天下奉之以虛名而已程傳謂修德行政為民瞻仰是无異于盛陽矣玩五上二爻之辭自知其誤

通論

泉峰龔氏曰易之名卦以陽為主在陽長之卦固主

于陽而言在陰長之卦亦主于陽而言主于陽而言者所以扶陽也此四陰之卦不曰小壯而曰觀也四陽之卦有曰大過四陰之卦有曰小過者何陰可以言過而不可以言壯也然大過之四陽過而居中小過之四陰過而居外亦崇陽抑陰之意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正義會稽虞氏曰孚信顒有威容貌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則下觀其德而順其化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君德之美也聖人退藏于密以神明其德故設教而天下服矣

山陽王氏曰統說觀之為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觀感化物神則无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

伊川程子曰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為下所觀

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
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唯聖人默
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
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
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龜山楊氏曰古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于誠
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本无二理故
所以感之者一聖人以神道設教所謂神道誠意

而已誠意天德也

漢上朱氏曰祭之初迎尸入廟天子涚手而後酌酒涚謂之盥酌酒獻尸尸得之灌地而祭謂之祼祼之後三獻而薦腥五獻而薦熟謂之薦盥者未祼之時精神專一誠意未散不言之信發而為順敬之貌顒顒如也故下觀而化莫不有敬順之心也

紫陽朱子曰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也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為觀也

又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即是盥而不薦之義

復齋趙氏曰大觀在上統謂二陽中正以觀天下獨

舉九五

秋山王氏曰觀示天下之道其誠意精一常如始盥之時則觀感之下莫不從化蓋有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妙

通論

平菴項氏曰神道者形容觀字也凡有言有事者皆以迹治未可以為神也觀則不言不動相觀而自

化此所以為神也不察者以為别有神道是不違
觀義也天不言而四時自不忒此天之神道也聖
人恭已无為而天下服其至教此聖人之神道也
記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味此二言可以知觀道
之神矣
草廬吳氏曰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
有形迹聖人妙天道于不測其應捷如影響蓋所
存者神故所過者化也

餘論汴水趙氏曰助祭觀禮者立于庭下惟見沃盥之儀至于奉薦則可望而不可親盥而不薦羣陰在下之義也

彖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正義九家易曰風行地上草木必偃故以省察四方觀視民俗而設其教也

劉氏長民曰風行地上无所不至散采萬國之聲詩省察其俗有不同者教之使同

伊川程子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游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

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
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
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
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
平菴項氏曰初六為下民日用而不知則其常也故
无咎君子而不著不察則可羞矣
通論
山陽王氏曰觀之為義以所見為美者也故以近尊
為尚遠之為吝

紫陽朱子曰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

亭林顧氏曰其在政教則不能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籩豆之事其在學術則不能知類通達以幾大學之道而所習者佔畢之文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絃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

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小人則无咎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故君子為之則吝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正義 秋山王氏曰卑下而无遠見在凡民為可恕在君子為可羞

六二闚觀利女貞

正義 會稽虞氏曰女貞利不淫視也

紫陽朱子曰陰柔居内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
正也故其占如此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存異 侯氏行果曰女正則利君子則醜也

伊川程子曰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大道而僅
闚覘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
也

兼山郭氏曰男女吉凶不同故恒卦曰婦人吉夫子

凶則知利女貞者固為男之醜也

愚案內卦坤體而二居中其在于觀有闚之象文係以利女貞而象傳言亦可醜者此言闚觀本不足以為正也非謂于女則貞而非女則可醜也自侯氏行果始為君子則醜之說而程朱並同之反復尋繹斷然為經義之所无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辨正 愚案六三一爻側身羣陰之間而處暗體之極其无

能為善可知以其德出于順故徘徊瞻望之情多而奮然獨往之勢少觀我生進退我謂陽也言六三雖无決然不順于陽之意而惟視陽德之盛衰以為進退爻之實義盖在于此而先儒率以君子之審于去就者當之果爾則聖人當係以无咎悔亡之辭而象傳亦不當僅曰未失道而已此卦舊解中平菴項氏說頗有見學者參之可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初二爻皆小人之安于下者也故獨論

其德以為非君子之事而已六三以不正之陰處
下卦將革之時遂有窺伺君子之意論其情狀又
在上下之交故有進退之象觀以九五為主六三
所稱之我即九五也
存疑衡水孔氏曰三居下體之極是有可進之時又居上
體之下復是可退之地遠則不為童觀近則未為
觀國居止進退之處可以自觀時可進則進時不
可則退故曰觀我生進退也

伊川程子曰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无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為出于已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吝以能順也

紫陽朱子曰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已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占者宜自審也

又曰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觀以四陰逼二陽六三尚用觀以伺之而不敢必進者以陽方中正未失道也象辭指所敵言之而諸儒往往求之于本文所以未得其說也象辭稱未者觀終當為剝方長之勢決不但已

特未而已非終于不進也

愚案六三懷進退之心而其惡未著未失道即指六三可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觀已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于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正義 伊川程子曰觀莫明于切近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

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于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于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于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于王朝則謂之

賓

通論保齋劉氏曰九五大君觀己所爲以儀型天下初去五遠所觀不明如童子二去五遠所觀不明如女子惟四得正而去五近所觀最明故曰觀光賓王蓋諸爻皆就五取義也

愚案臨以下卦二爻爲主餘四爻則因臨起義而命之曰臨者也觀以上卦二爻爲主餘四爻則因觀起義而命之曰觀者也故觀之下四爻不過各以

所居之位而言其所見之不同如此耳如闚則以為闚五觀又以為觀五亦可謂泥矣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存疑 衡水孔氏曰以居近至尊之道志意慕尚為王賓也

崔氏憬曰得位比尊承于王者職在搜揚國俊賓薦王庭故以進賢為尚賓也

伊川程子曰尚謂志尚其志意願慕賓于王朝也此即孔氏說

慈湖楊氏曰言其國貴尚賓賢可以進也

愚案尚賓有前數説竊疑尚猶言貴也此釋利字之義言六四巽體柔而知附于剛所謂觀國之光也觀既至此則惟以賓王為貴而不可更自引退以終于闇昧也此所謂尚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正義　紫陽朱子曰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

已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

又曰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㦸惡民臣之從違可以見自已所施之善惡

秋山王氏曰五陽剛中正居尊位以觀天下此君子之道也天下皆仰而觀之在五又當觀已之所行必一出于君子之道然後可以立身于无過之地故曰觀我生君子无咎

辨正 愚案九五位于四陰之上雖在下之推戴如故而其

勢實孤且危當此之時欲挽末厭之天心非修德勤政其道无由也觀我生者修德勤政之謂也君子即指居五位者言能觀我生則居此位者可以无咎矣有危而勉之之意焉若謂合于君子之道而後无咎及泥于觀民之說而曰天下皆君子而後无咎以文義考之恐未必然

通論

平菴項氏曰觀本是小人逐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羣陰仰而觀之故聖人取以為小人觀君

子之象象雖如此勢實漸危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之居中履正能如上九之謹身在外僅可无咎耳不然則九五建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此即唐武宗之時內而宦者外而牛黨之徒皆欲攻李德裕者也但以武宗剛明在位故仰視而不敢動一日事變萬事去矣

石門梁氏曰聖人于卦取大觀之義而于四陰爻則不言陰之害陽而但言陰之仰于陽然自五言之則陰之盛長陽不可以不慎也故九五之爻辭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若自失其道則在下之陰皆吾之害也能无咎乎

存疑衡水孔氏曰九五居尊為觀之主四海之内由我而化我教化善則天下有君子之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俗故觀民以察我道有君子之風者

則无咎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己而已觀己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己之所以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己之所為政治未善不能免于咎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我生出于己者人君欲觀己之施為善

否當觀于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
察已之道是也
紫陽朱子曰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已所行不
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五為一卦之主以中正觀天下為天下
之所尊仰凡言我者皆指五也卦以四陰進逼二
陽初稚二貞未有陵陽之勢六三不正之小人其
志剛躁將進而逼陽以成四陰之勢者也特以九

五中正尚未失道故未敢遽進方觀九五之所為
以為進退故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為九五
者知其如此則當自觀我之所生以為休咎之決
民向之則我為君子民背之則我非君子也故象
曰觀我生觀民也民即在下之衆陰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正義 紫陽朱子曰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
亦為下所觀故其戒辭畧與五同但以我為其小

有主賓之異耳

平菴項氏曰上九當剝之時在卦之外无民无位小人之進退下民之向背皆不由己但謹視其身思自免咎而已非卦之主故但稱其生此即剝之君子觀象之時也陰進則滅陽而為坤陰不進則陽存而為碩果道之興廢皆未可知故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潛室陳氏曰上九雖无位亦下之所觀瞻故亦當自

觀其所行但避九五不得稱我猶若他人之辭耳

通論 愚案此卦下四爻之觀觀人者也上二爻之觀自觀者也九五得位居尊故我之上九身在事外故其之皆自觀也五之自觀在政教故曰觀民上之自觀在德業故曰志未平王輔嗣以觀其生為為民所觀失之矣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

大易擇言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十二

上元程廷祚撰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正義 資州李氏曰頤中有物曰噬嗑謂九四也四在頤中齧而後亨故利用獄也此以噬嗑俱為齧義說勝後儒

伊川程子曰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

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為噬嗑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

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紫陽朱子曰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
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
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
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
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柔上行以至於五而
得其中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
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

占也

辨正 愚案噬者齒之自上而下嗑者齒之自下而上二用全而口乃能以齧物噬嗑之義齧盡之矣且獨言噬而嗑亦在其中故爻辭言噬而不言嗑也後之解者泥於序卦傳動曰嗑而合之以噬為齧以嗑為齧之而得其合具說雖无害於大義而頗覺支

離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

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正義山陽王氏曰凡言上行皆所之在貴也

崔氏憬曰物在頤中隔其上下因齧而合乃得其亨焉以喻人於上下之閒有亂羣者當用刑去之故言利用獄

伊川程子曰有物閒於頤中則為害噬而嗑之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閒剛柔分而不相雜

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寛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

愚案頤中有物則頑梗未化而不得其亨矣於是威斷之用行而刑罰之事起所謂噬嗑而亨也剛柔分動而明下震上離各著其能此以卦體之分而言也雷電合而章內動外明相濟為用此以卦象之合而言也（分合對言宜如此看）柔得中而上行謂離體在上光明而位乎尊也震而在下離而在上非剛柔之定體所宜故謂之不當位雖不當位以柔而得中故利用獄也噬嗑晉睽鼎四卦皆言柔之上行

亦皆離也而噬嗑獨言不當位其指剛上柔下之定體而論无疑猶未濟之不當位也若晉睽鼎則上下俱柔卦矣

通論 徂徠石氏曰大凡柔則言上行剛則言來柔下剛上定體也剛來如訟无妄渙等剛體本在上而來下上行如晉睽鼎噬嗑等柔體本在下令居五位為上行 此說論上行則是論來則未必然

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嗑一是節此頗難解

朱子曰據某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分猶均也又問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偶於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又曰剛柔分語意與日夜分同彖下剛上柔或上剛下柔之卦皆可謂之剛柔分

餘論

漢上朱氏曰六五柔中不當位也施於用獄无若柔中之為利蓋人君止於仁不以明斷稱以臯陶寧失不經曾子哀矜而勿喜之言觀之則不在明斷審矣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正義南陽宋氏曰用刑之道威明相兼若威而不明恐致淫濫明而无威不能伏物故須雷電並合而噬嗑

備

侯氏行果曰雷所以動物電所以照物雷電震照則萬物不能懷邪故先王則之明罰勑法以示萬物也

伊川程子曰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

與威以明其刑罰勅其法令明事理而為之防者
也
辨正
中溪張氏曰蔡邕石經本作電雷
通論
進齋徐氏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勅法
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
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
敬軒薛氏曰噬嗑賁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
以是見用法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為

體用法貴乎威明並濟賁旅以山火火山交互為

體用法貴乎明慎並用

虛齋蔡氏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噬以立法言故曰先王若豐折獄致刑以用法言則曰君子矣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正義　山陽王氏曰居无位之地以處刑初受刑而非治刑者也凡過之所始必始於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而後至於誅過輕戮薄故屨校滅趾

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
過小懲大誡乃得其福故无咎也
紫陽朱子曰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
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屨校滅
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
石澗俞氏曰校獄具也初在下趾象也滅沒而不見
也以剛物加於著屨之足而沒其趾故曰屨校滅
趾懲之於小戒之於初則不進於惡故无咎案孔氏穎

達亦訓滅為沒

鳳阿姜氏曰滅沒也言屨校於足而遮沒其趾非傷滅其趾之謂也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正義　山陽王氏曰過止於此

伊川程子曰屨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誡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辨正 愚案膚者浮軟之物以喻惡之未實者噬膚而至於滅鼻恐惡之藏伏於隱微而深入以窮其所起之端不欲使其復萌也如此則用獄之道得矣故无咎舊說似失其吉且於象傳之乘剛亦多不得其

解

存疑 衡水孔氏曰六二處中得位是用刑者膚是柔脆之物以喻服罪受刑之人也乘剛而刑未盡順噬過

其分故至滅鼻言用刑太深也刑中其理故无咎

伊川程子曰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

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爲象滅没也

深入至没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乗

初剛是用刑於剛强之人刑剛强之人必須深痛

故至滅鼻而无咎也

紫陽朱子曰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

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乗剛故雖

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

彖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辨正 愚案剛為天德柔出其上謂之乘剛多於震之中爻發之者以震初爻得乾之最先尤為天德之至者也此傳言六二噬膚滅鼻不肯約畧治之而必深求焉者以其人之乘剛而不知有天德故也舊說誤矣前已見七二

存疑 衡水孔氏曰乘剛者釋噬膚滅鼻之義以其乘剛故

用刑深也

伊川程子曰乗剛乃用刑於剛强之人不得不深嚴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正義山陽王氏曰噬腊刑人腊喻不服毒喻怨生

伊川程子曰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三處不當位而刑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用刑而人

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用刑非為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亦小噬而嗑之非有咎也

紫陽朱子曰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為无咎也

辨正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折中曰案此亦借爻位之不當以明其所處之難爾非其所行有不當也若所行有不當則施之刑獄其失大矣安得无咎又豈獨小吝而已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正義吳郡陸氏曰金矢者剛直也噬胏雖難終得申其剛直也

伊川程子曰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

胏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為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為善

通論

龜山楊氏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為間者以爻言則

居近君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易之取象不同類如此

童溪王氏曰以一卦言之則九四頤中之物也所以為强梗者也以六爻言之則九四剛直之才也所以去强梗者也肉之附骨者謂之胏而又乾馬亦最難噬者也然三之於腊肉則遇毒而四之於乾胏則无是患者剛柔之才異也

建安丘氏曰噬嗑惟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彖以

五之柔為主故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利用之言獨歸之五而他爻不與焉爻以四之剛為主故曰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吉之言獨歸之四而他爻謂之无咎也主柔而言以仁為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為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慝剛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

存疑　紫陽朱子曰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

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金矢解與諸家異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愚案四初交離體而阻於羣陰之間故言未光得金矢而利艱貞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正義 紫陽朱子曰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胏者也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也

愚案乾肉以喻獄之已成者黃金以喻中實之情治獄而獲其情五之明為之也然有明而恃之亦非盡善之道故又曰貞厲无咎程傳以得黃金為得九四之剛以為助恐未必然

通論 語類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

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朱子曰亦是文中原自

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

雖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

之

餘論

西溪李氏曰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

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

谷氏拙侯曰四先艱而後貞者先以艱難存心而後

出入罔不得其正此獄未成之前詳審之法人臣

以執法為道也五先貞而後厲者雖出入无不得正而猶以危厲惕其心此獄既成之後欽恤之仁人君以好生為德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為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

汴水趙氏曰釋彖言不當位此言得當者釋彖以位言此以事言六五以柔用獄行以正厲其无咎者

得用獄之當者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正義伊川程子曰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為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

紫陽朱子曰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辨正 白雲郭氏曰初上滅字或以為刑獨孔氏訓沒屨校桎其足桎大而滅趾何校械其首械大而沒耳也或以滅耳為刵滅鼻為劓滅趾為剕書注劓刵輕刑呂刑剕辟為重故漢斬趾同於棄市方初九小刑固不當斷趾上九罪大復不當輕刑以是知三者言滅皆非刑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

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為其无所聞知積成
其惡故以校而滅傷其耳誡聽之不明也
紫陽朱子曰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聽也若能審聽而
早圖之則无此凶矣
次崖林氏曰聰字單言則包明與明並言則聰又為
體而明為用

䷕ 離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正義

伊川程子曰賁者飾也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彚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為賁也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

紫陽朱子曰賁飾也卦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

故小利有攸往

秋山王氏曰徒質則不能亨質而有文以加飾之則可亨故曰賁亨然文盛則實必衰苟專尚文以往則流故曰小利有攸往小者謂不可太過以滅其質也

石門梁氏曰賁者文飾之道也有質而加之文斯可亨矣朝廷文之以儀制而亨焉賓主文之以禮貌而亨焉家人文之以倫序而亨焉官府文之以教

令而亨焉推之事物凡有質者无不待於文也文則无不亨也然既亨矣而曰小利有攸往何也文飾之道但加之文采耳非欲變其實也故文之過盛非所利也但小利於有往而已矣世之不知本者或忘其當務之急而屑屑焉於文飾雖欲其亨亦安得而亨乎

張氏彥陵曰離德文明莫掩則无徑情直行之弊行之可通故亨艮德止而不過又有不盡飾之象焉

故用文者亦但可少有所飾不可務為盡飾以戕
其本真故曰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正義 新蔡干氏曰四時之變懸乎日月聖人之化成乎文章觀日月而要其會通觀文明而化成天下

伊川程子曰卦為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交相

為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
坤剛往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於文明
而成賁也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柔來而文剛故亨
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賁飾之道非能
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故小利有攸往亨者亨
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彖分言
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
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

剛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大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紫陽朱子曰卦名下亨字疑衍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止謂各得其分

潛齋胡氏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粲然有禮以

相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
是以卦中離明而艮止者也
雲峯胡氏曰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為主也剛往文柔
必曰分剛上而文柔者亦以剛為主也故本義於
柔文剛則曰陽得陰助於剛文柔而不曰陰得陽
助蓋一陰下而為離則陰為陽之助而明於內一
陽上而為艮則陽為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知皆以
剛為主也

張氏彥陵曰柔來文剛是當質勝之餘而以文濟之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以質救之二者皆以質為主

何氏玄子曰剛為質柔為文柔來文剛是本先立矣而文行焉故亨分剛上而文柔者非以剛為文也分剛畫居上而柔始得成其文不然无質之文非文已

折中曰案亨與小利有攸往皆指文而言之故柔來而

文剛者見剛當以文濟之而後可通也剛上文柔者見柔當以剛節之而柔之道不可純用以行也何氏張氏質文之說極明○又案剛上文柔而曰分者本於内之誠實以為節文之則乃是由中而分出者故曰分也

愚案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内卦以剛為本而柔文之此有忠信之心而行禮也外卦以柔為本而剛文之此禮既行而猶歸之於忠信也以剛為本故言

亨以柔為本故言小利有攸往此謂本之當重而文之不可徒行也體象以迴環見意○分字之說折中不可易矣

辨正

伊川程子曰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

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

東坡蘇氏曰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而其最著者賁之彖傳也故學者沿是爭推其所從變曰泰變為賁此大惑也凡易之所謂剛柔往來相易

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非是卦也則无是言也

童溪王氏曰夫賁之所以亨者以六二之柔來而文初九九三之剛故也離本乾體也坤再索於乾以成離故曰柔來而文剛此非世儒所謂坤之上六

來居二位也所謂小利有攸往者分上九之剛上而文六四六五之柔故也艮本坤體也乾三索於坤以成艮故曰分剛上而文柔此非世儒所謂乾之九二之剛往居上位也

息齋余氏曰本義説卦變專取兩爻相比而相易故多失正意賁與渙其最著者要當隨地而觀耳至於損益亦是卦變以其不可用相比相易之例遂止曰卦體疑皆未當也

愚案內卦離本剛體柔來而文其中爻外卦艮本柔體剛分而文其上爻此皆據成卦之象而言非其固有則謂之來不必言來自外卦亦不必言來自坤也由此而去則謂之分不必言分自內卦亦不必言分自乾也自荀虞諸先儒求柔來剛上之義而不得始謂泰變為賁初无義理程子以下以剛柔專主乾坤稍為近正至本義又為自損與既濟而來之說余氏議之當矣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正義 山陽王氏曰處賁之時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无敢折獄

伊川程子曰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敢果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為戒深

矣象之所取惟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為
戒而責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
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紫陽朱子曰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
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
節齋蔡氏曰有山之材而照之以火則光彩外著賁
之象也明庶政離明象政者治之具所當文飾也
无敢折獄艮止象折獄貴乎情實賁則文飾而沒

其情矣

通論

紫陽朱子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

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

尚書要囚至於旬時他須有許多時日與周禮秋官同意

何氏玄子曰吕刑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苟恃其明察而緣飾以沒其情民且有含寃矣故言刻覈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綱弄法者曰舞文治獄之多寃未有不起於文者此皆敢心誤之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正義伊川程子曰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

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為賁也

紫陽朱子曰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為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

六二賁其須

正義漢上朱氏曰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三至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賁賁其須也夫文不虚生須生於頤須所以賁其頤也

紫陽朱子曰二以陰柔居中正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石澗俞氏曰二三相賁柔來文剛故亨文當從質非

質則不能自飾陰必從陽非陽則不能自進六二
純柔必待九三之動而後動故曰賁其須
蔣氏仁敬曰六以二居中故有賁須之象須於人身
无損益於軀體但可為儀表之飾周旋揖讓進退
低昂皆隨面貌而動使人儀舉者文采容止可觀
故象曰與上興也
何氏玄子曰須陰血之形而柔所以文剛者然陰柔
不能自動必附麗於陽如須雖有美必附麗於頤

也大抵剛為質柔為文文不附質焉得為文故二必責其須以從三五必責於丘園以從上聖人右質左文之意於此可見

存疑　兼山郭氏曰安定先生謂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夫待而後應與上同興夫何咎焉不曰吉凶初无失得故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正義 侯氏行果曰自三至上有頤之象二在頤下須之象也上承於三與之同德可相與而興起也

通論 梅巖袁氏曰陰不能以自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能以自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以自興也得上而後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

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石澗俞氏曰九三處六二六四之間故曰賁如濡如文過則質喪質喪則文弊要當永久以剛正之德固守則吉

雪松潘氏曰三本剛正特慮其為二陰所陷溺未免有滅質之患故有永貞之戒

何氏玄子曰以一剛介二柔之間賁之盛者也曰濡如者猶詩言六轡如濡謂所飾之文采鮮澤也然

受物之飾恐為物溺故戒之曰永貞吉長守其陽剛之正而不為陰柔所溺則不至以文滅質矣

愚案九三居離體之極戒以永貞防其文勝也諸家謂恐為二陰所陷溺意指稍晦其所由來蓋自互坎之説矣

餘論

伊川程子曰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釋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

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辨正 愚案陵者勝也言九三不使文勝於質故文亦終不得而勝之此其所以吉也以為陵侮之陵未敢謂然

存疑 伊川程子曰飾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貞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

節齋蔡氏曰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二柔雖比已而濡

如然終莫之陵侮而不至陷溺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正義 紫陽朱子曰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无所賁飾其馬

亦白也言无飾之象如此

石澗俞氏曰髮白為皤馬白為翰禮記云商人尚白

戎事乘翰鄭氏註云翰馬白色也四當賁道之變

文返於質故其象如此

石門梁氏曰六四在離明之外為艮止之始乃賁之盛極而當反質素之時也故云賁如皤如夫初之舍車為在下而无所乘故也四在九三之上則有所乘矣故云白馬翰如人既質素則馬亦白也

折中曰案程傳沿註疏之説本義又沿程傳之説皆以為初四相賁而為三所隔故未得其賁而皤然也然朱子語類以无飾言之則已自改其説矣故以後諸儒皆以皤白為崇素返質之義實於卦意為合

通論

愚案外卦以艮止為德大槩主於崇素返質之意然四五上三爻亦各有其義蘊不得漫然而皆以為白賁以為无飾也蓋九三文勝於質而六四則質勝於文質勝者見為樸畧闇淡則可而豈得謂之无飾乎皤如翰如皆言其有飾而若无也六五為用儉而得其中上則惟存忠信誠慤之心以為文飾之本而已此三爻之別也○易言匪寇婚媾者三各有其義也之六二言不可安於非類而當求

其嘉耦也睽之上九言喜懼疑信之莫定也此文之義蓋以文少質多人所難近然能相與以篤實則非所以為害匪寇也且中心相好之至婚媾也宜如是解然舊説无及此者姑以待學者之審擇焉

存疑　山陽王氏曰有應在初而閡於三為巳寇雖二志相感不獲通亨欲靜則疑初之應欲進則懼三之難故或飾或素内懷疑懼也

伊川程子曰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為九三之寇讐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為其間隔耳

紫陽朱子曰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

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雖為三寇讐所隔未得親於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責故无怨尤也

漢上朱氏曰純白无偽誰能間之始疑而終合故曰

終无尤也

紫陽朱子曰當位疑謂所間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

若守正而不與亦无他患也

愚案不言皤如翰如而特曰六四者蓋卦至此爻乃

天下尚文之時而四獨崇質其曰當位疑者疑其

不合於時宜也猶言居今之世而為此事也然而

四之所執則是故以終无尤明之舊解似誤

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正義紫陽朱子曰六五柔中爲賁之主敦本上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雲峯胡氏曰不賁於市朝而賁於丘園敦本也束帛戔戔尚實也

辨正語類問賁於丘園安定作敦本說朱子曰某之意正要如此或以戔戔爲盛多之貌非也戔戔者淺小

之意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却

吉

又曰賁於丘園束帛戔戔是箇務農尚儉戔戔是狹

小不足之意以字義考之從水則為淺從貝則為

賤從金則為錢六五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儉便

似吝嗇如衛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

卦有反本之意

存疑 潁川荀氏曰賁飾丘陵以為園圃隱士之象也五為

王位體中履和勤賢之主尊道之君也故曰賁於
丘園束帛戔戔君臣失正故吝能以中和飾上成
功故終吉而有喜也
存異伊川程子曰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
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
而志從焉賁於丘園也戔戔剪裁分裂之狀帛未
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為衣服必剪裁分
裂戔戔然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謂受人剪製而

成用也

愚案先儒解此爻多以為禮賢聘士之義如荀氏之說是也自輔嗣注易不用此說故孔仲達謂爻象无待士之文此乃普論為國之道不尚華侈而貴儉約此安定之說之所本也外卦以艮止為德而在於賁自宜以返本崇儉為正義王孔以前之解可不必用至程傳尤為艱曲朱子駁之當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正義 方氏孟旋曰於文勝之時而為丘園之賁豈不甚可喜乎非自喜也為世道喜也

通論

折中曰案傳於五位多言有慶慶大而喜小也此爻居尊而返樸崇儉亦可以易俗移風而但曰有喜者且就一身无過言爾如无妄五損四兑四之例皆以无疾為喜若推其用則化成天下慶在其中矣

上九白賁无咎

正義紫陽朱子曰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

秋山王氏曰上以陽剛爲成卦之主居艮止之極當賁道之終止文之流於終終則返而質矣故賁道成而无弊无弊故无咎

梅邊熊氏曰白賁云者終歸於无所飾也賁之取義始則因天下之質而飾之以文終則反天下之文而歸之於質

通論

語類問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朱子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賁於丘園束帛戔戔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无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案外卦三爻皆主返本而有淺深非至六五始返本也

進齋徐氏曰內三爻離體以文明為賁初賁其趾二賁其須三濡如皆有所設飾也外三爻艮體以篤實為賁四皤如五丘園上白賁皆尚質素无假外飾故曰賁无色也

雲峯胡氏曰賁上卦言白馬言束帛戔戔終言白賁

雜卦曰賁无色也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六二柔來而文剛主內卦之文者也內卦以文為文故曰賁其須須之麗於身最為虛文也然陽氣不盛不足以賁其須故曰與上興也上九分剛上而文柔主外卦之文者也外卦以質為文故曰白賁白本非所以文也然文之初興必自

質始則白固在衆采之先文之既極必以質終則白又在衆采之後是以白者賁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上得志也以其在卦之終主賁之成是以得遂其篤實之志深明質之與文未嘗相悖故言无咎蓋行與時違疑於有咎也

愚案得志之説項氏得之

大易擇言卷十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宋德鴻